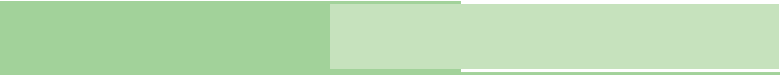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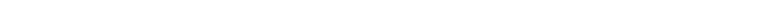
易碎物
越坚硬的越易碎,比如顽石 比如陶瓷、玻璃、钢铁、骨骼、毒咒 我们可能还没发现,阳光也是易碎物 捏一下,就会有无数道裂痕 再捏一下,就会变成碎片,变成粉末 还有星辰、山河、权利、容颜、往事 这些同样是易碎物,在暗角,在身后 都有它们留下的碎片,面目全非 可悲的是罪魁祸首者,也成为碎片 多少真相葬于四面漏风的言辞 多少遗憾找不到出口和落脚点 所有的狂妄、鲁莽、蔑视、傲慢 都让生命的前景过早破碎 还有别忘了,墓碑和丰碑都是易碎物 而最易碎的应该还是真情和人心 我们不可走神,要随时记得轻拿轻放
门前雪
有些人以扫雪的名义,或幌子 到我的门前,观望、打探、守候 要捕猎我的隐私、弱点、丑闻、罪迹 我没有谢绝和驱赶,而是奉茶,敬之
雪下大,我放弃休息时间 使出全身之力,不停地扫雪 这样做,不是我心虚、担忧、恐惧 而是要把敌意及早清除,或多清除一些
如果雪实在下得太大,我不再扫 将干净的自己埋进干净的雪中 只是我还有所不安,前来者会不会



五月花开
五月,花事繁盛 我的家乡,没有一树谎花 湛蓝的天空下,山岭缠绵逶迤 而我,独爱山前满树的白
梨花、李花、白丁香、 暴马丁香、太平花、樱桃花 一朵朵,一簇簇,一片片 它们挨着肩儿,牵着手 一路嫣然,一路娉婷 多像我小时候,奔跑在 上学、放学的路上
五月,花开 这个五月里多少和 爱有关的故事,伴随着 花香登场。回眸处 有的白发新生 有的人土安详
五月,花开 看着我们长大的儿子 蓦然间,门前的一棵白杨树 像儿子一样,风雨中 潇洒地走过二十三个春秋
挖野菜
春风,拂过原野 绿意,淡染青山 挖野菜的季节



对视练习
电视里正在播放一期娱乐节目 主持人在出题 每对爱人每天能否对视五十秒 反应一个人心中是否有爱
妻子喊我过来,做题实验 她看我,我看她 发觉三十秒都不到 我就慌乱逃跑,生怕心底有什么 被她看穿。
躲在一个无人的小屋 我开始反省自己 到底我是不够爱她,还是 自己不够信任自己
恍惚
喜欢晨跑的我 习惯围圈记数的日常 总有那么一刻 忘记跑了是第几圈
我离开自己的身体 住过去一些地与事 往未来想象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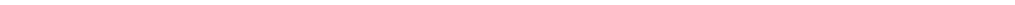
找不到我而失望,或找不到回去之路
放鹤亭
水,有时涨到群山的脖颈 有时又不见踪影,或许躲着悲泣 鹤来过,修补破损的大地 那时人们正在沉睡,也有在狂欢的 未发现来自远方的使者 鹤飞走,无意留下一片雪白的羽毛 成为传说的起点,或依据 立碑,撰文,修建亭子,等鹤归来 还专门推选出一群人,轮流放鹤 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及溢美之词 而鹤一去不返,青草枯死于寂寞 不甘心就此收拾残局 索性让爱慕虚荣的人,扮演鹤 只是还没亮翅,很多问题就已暴露 笨拙也就算了,最主要还把恶习 偷偷地强加给鹤,还自鸣得意 还获得什么最佳主角奖 明显感觉到,烈日在打寒战
朋友圈
朋友圈里,我供着神,也养着魔 我没有刻意冷落谁,也没讨好谁 他们的到来,都带着旨意和使命 我谨言慎行,可还是有冒犯之处 我的背部有几道刀痕,不知是谁下的手 我没有去追查,将其当作对我的奖赏 时光背后,有些神转变成了魔 有些魔转变成了神,而有些神和魔 只是交换了面具,我依旧是凡夫俗子



记忆 中 父亲的形象 再次鲜活起来
下班归来,他总会 带给我们泥土的馈赠 那些年的春天 绿茵茵的婆婆丁 为餐桌,凭添了多少 蓬勃的色彩 至今,仍是萦绕在梦里 原生态的清香
后来和秋香,华小姐 一起常常在厂区挖野菜 荠荠菜、小根蒜、婆婆丁 以及秋后的地环儿 它们抚慰了 几多馋涎与思念
挖野菜的人 一代又一代,伴着春生而生 野菜装点了人间 他们的故事,装点了 生命的四季
石头与白桦树
公园里有一片白桦林 其间,几块石头错落有致 它们分别拥有自己的名字: “仁、义、礼、智、信” 老妈、父亲常坐在那儿



无论严冬还是酷暑 坐在家里还是办公室 一个自由的我 也会离开自己的身体 穿越时空横穿现实 在冰雪里还是烈日下 恍惚,做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想做的不想做的 总有一种时刻可以实现 是灵魂脱壳了吗 还是自由之心一直在寻找什么
问候
我走到哪里 她的眼睛也走到哪里 有意躲避,无法隐藏 心口一块悬石始终难以落脚
不敢正视她的眼睛 她的目光开口说话 问了许多问题,无法回答
一块冰冷的玻璃 表面覆盖一层尘土 一道道深浅不一的沟壑 有许多没有抹平的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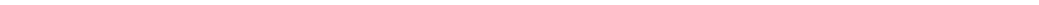
依旧是他们修行的道场,或厮杀的战场
蚯蚓
能活到常常让人忘记,的确了不起 再坚固的黑,都能穿行自如 所到之处,板结的土壤、光阴、史料 都变松软,重新焕发生机 救出于垃圾堆和污水中的日月星辰 治好大地化脓的伤口,还有暗疾 可人们给生命埋下的病痛不曾减少 只好舍身,成为一剂良药 不料,贪婪之人却把它当作诱饵 让其背负无端罪名,钓起大鱼的同时 还钓起虚弱的荣耀和地狱之城
受刑的词
高贵被拆解,殿堂改造成刑房 辩护之舌断裂,面目全非 有污渍,有鞭痕,有暗伤 在烈火中寒战,在春天里枯萎 腰杆弯曲,头颅低下 强加之罪吞噬精、气、神 运势急剧下滑,冲垮最后的尊严 裸露的肌肤,成为苍蝇的舞台 原来的魂已飞,原来的魄已散 生命被魔鬼占领,任宰,任割 任处置,被迫握着无数毒刺 被迫谋害良善之人,被迫画押 活于伪道德滚烫的油锅里 活于黑白混杂的泥淖里 离死,只有半步,却如千里之遥 不敢保证,死后,金质骨灰



我曾经为她们留下过合影
木石前缘,冥冥中 它们有着相同的属性 坚贞、挺拔、执着、正义 白日,共沐风雨的侵袭 夜色下,斑斓的星辉 见证它们相偎相依
大自然的恋曲,总是在 孤独与寂寞中找到生生不息 从它们,联想到父母,又想到自己 爱,是不必说出口的:心!
无名湖
撂荒的方舱医院 身后的那片湖,不知 形成于哪一年?辽阔的水域 盛夏时节,茂盛的芦苇丛 总也掩不住阵阵蛙鸣 不时有三两只野鸭、水鸟 冲天而起
人们时常造访 天空如一匹纯净的蓝绸 云,如絮,如花,如羊群 不仅在天上变幻,还在湖水的 涟漪里,和小鱼儿、燕子、蜻蜓 一起寻觅自己的影子
每天黄昏时 我们喜欢环湖边随意走走



对着一张照片 我轻声问候一句 奶奶,新年快乐 她面前的烛光微微颤动 红烛的泪重重滴落
轮回
家里堆满了 吃过的没吃过的 喝过的没喝过的 还在不停地买
孩子不好好吃饭 抵制不了零食的诱惑
开始指责抱怨 语言里藏有一把刀 尖锐锋利
小学一年级 家里堆满了练习题 不停地做作业 学了舞蹈学奥数数学国学 学英语练钢琴学古筝
培养成自己期待的样子 做了最不想做的父母 孩子在某种情况



能抵消遭遇的种种偏见和屈辱
灯还亮着
夜归,感觉群山在紧跟着我 感觉狗吠里有一群从墓地过来的人 感觉冷风露出獠牙,正对着我的脖子 感觉脚下有一道门在打开,黑黢黢的 转过那道急弯,就能看见家 穿过那片苞谷地,就能回到家 可这段不算长的路,有些人没能走完 其中,有人因奸情被杀,有人因财物被害 有人因疾病身亡 有人不明不白就消失 恐慌漫过我的头顶,野猫突然窜出 撞翻我握着的几小颗忽明忽暗的星星 正不知所措,发现不远处母亲的灯还亮着 是一粒还魂丹,我咽下,然后加快步伐
隐藏的翅膀
看似能吞噬高山、天空、未来的黑斑 轻轻地一擦,就销声匿迹 欲搅浑世界的狂妄之徒,败给一粒尘埃 深不可测的悲伤,并没有存在太久 残缺的命运,结局往往是圆满的 不该用无端的猜疑,堵住日月的入口 走散的草木,总能在春天相聚 偶尔的哭或笑,无非是打探一下人心 慈悲不会在刀锋上屈膝,或失色 灾难的背后有无数的感动 在支撑着即将倒塌的善念、精神、理想 灵魂变窄时 需要赶紧张开隐藏的翅膀



既不想惊动谁 也不愿打扰那份清幽 湖里的芦苇、莲花 湖边的白桦,小鸟,甚至 一只水黾都有自己的名字 无人时,我掬起一捧水,放在胸前 此时,我也是未名的一个湖泊吗 月光下,那一个“小可” ——谁还会记起?
等你
月下等你 走过阴晴圆缺 走过岁月悲欢 思念的人,不见
海边等你 椰风摇曳,沙滩上的 脚印,被海浪层层浸染 那只留下来的小贝壳、一只海螺号 吹响我心底的秘密
岭上等你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是我 情定三生的祈愿 ——或许,或许
梦里等你 一路叮咚的风铃摇响 你携唐风宋雨,袅袅诗香 滋润我枯寂的心绪



获得另一种意义上的自由 用零食喂饱自己 用拖延获得心理上的自由
内心什么力量驱使 重演童年的自己 是什么又让自己 反复折腾不知疲倦
藏宝图
女儿精心画了一幅 藏宝图。一个小孩躲在 云彩下面 她把自己藏在两把椅子支起的被窝里
我也曾是母亲的宝宝 长大了 一直在做藏宝的事情 我们与母亲相隔的距离 由点向线无限延伸
从福建到广东到淮北 物理的距离由远及近 而心里的距离又由近至远 我们藏得越来越隐秘 没有藏宝图的母亲 想找到我们 越来越难

